

南
墙



南墙沙龙
率壇沙平

2011 年第 12 期 (总第 30 期)

2011 年 12 月

本期责编：漂浪厦谈

目录

南墙成员	3
第三十期导言：人贵在自省	4
台北不是我的家	6
青丝散尽守梧桐	8
都在說，無人聽	11

南墙成员

- 五楼房客
- 吴少杰
- 周运杰
- 图腾
- 壹抹君
- 尤明宇
- 常远
- 康广隶
- 张俊杰
- 徐良
- 拱卒
- 林纯
- 漂浪厦淡
- 王丹
- 老特
- 肖翔
- 范否
- 莫兰塔
- 董云峰
- 言轻
- 贾志兴
- 赵柘锦
- 邱靖
- 郑语
- 郑道森
- 郭辛
- 郭隆兴
- 野蘅
- 闫鑫
- 陈秀月
- 陳堃
- 马军
- 黄丽香
- 黄波钊

第三十期导言：人贵在自省

文■漂浪厦淡

开篇之前，说一声抱歉，本期导言终于在南墙诸君的“千呼万唤”当中问世了。加入南墙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写导言，马老师热情邀约不敢推脱，可生怕写不好影响了众人的观感。

最近很少写东西，每次提笔前总是发现自己语枯词穷，真心羡慕身边的朋友总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曾几何时，我也是总能对身边的一件小事“感慨万千”，可现如今，发现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有时甚至麻木。曾经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做那些还什么都不知道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们，可现在发现自己也快要变成那群家伙。

12月，南墙里还是传出不少好消息，马老师虽退出了“非厦大妹纸不娶联盟”，却毅然告别了单身；言轻婚期临近，一组“人妻进行时”的婚纱照惹得众人羡慕。有人回到了厦门，有人还在路上行走，纵然“孑然一身”，可依旧怀揣幸福，对着熟悉的那片大海，呼喊着一定要相信爱情。

本期收录了三篇文章，在我看来，都与反省有关。

马老师写了《台北不是我的家》，曾经的台湾在他心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乡愁的东西，没去台湾之前的美好期待和到了台湾之后的真正感觉似乎变得有很大出入，揭开美好的面纱之后，对于对岸深层次问题的失落感也直面而来。他说：“像极了追随了多年的电视剧，终于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竟然得到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全剧终”。

和内陆高校不同，深处台海前线的厦大学子一直以来都对对岸的台湾有着复杂的情感，而随着两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到对岸走走看看，同他一样，我刚到台湾时，也曾有着强烈的“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感觉，可呆久了发现，虽然和台湾人民同宗同源，可我们终究还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马老师最后也出了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收回强烈融入此地的心态，换成近距离的围观，也许这样，看问题可以清楚很多。

文坛风月帝五楼房客写的这篇《青丝散尽守梧桐》谈了谈他对电影《金陵十三钗》以及那段历史的感慨，在历史的外面看历史，永远也看不清楚。所以关于电影和那里面的故事，就不知千秋功罪，谁来评说？风尘女子们没能拯救聊世界，但是却守候了看起来似乎更宝贵的东西——尊严。

秦淮河我去过，和想象相比，失望的很。电影没看过，不便评说。关于那段历史，抛开旁枝末节，作为男人，心情复杂。

最后是陈大师的一篇《都在说，无人听》，他从某次聊天中一次小事谈起，说到了如何与人探讨抽象概念的沟通要领。大师觉得当我们在谈论一个抽象概念的时候，往往将自己心中所想赋予到概念本身，却不知这种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在对方心目中可能截然不同，由此造成了交流的偏差。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在说，却无人听”。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耐心听听，多了解了解对方心中所想，确认抽象概念在对方心中的内涵。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心中也完成了一个重要转变：“我与他不同，他与我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交流。将我们所谈诸多概念放到一个共同的语境中来，暂时性移除其「异」，关注其「同」。在由「同」建立起共同的交流场域环境之后，「异」将被自然且顺畅地引入。”

读了友人文章，回头反省自己和别人交流时常犯“都在说，没人听”的错误。有时即便自己意识到了，却很难做出改变，一边反省，一边犯错更加令人可耻吧。

年根了，我想说，人贵在反省，身边很多人总结着过去一年的收获与思考。在我看来，这似乎远远不够，人贵在不断的反省，我们反省的不单是自己犯下的过错，同时也要花时间留意他人犯下的过错，每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是否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即便没犯过也要考虑那将来会不会也去犯同样的过错。反省之余，更重要的是自我实践，规避错误更多时候是消极的成长手段，而做出改变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有人嘲笑如此“如履薄冰”的活着，还拿什么来拥抱自由，但是我想说，下次逞匹夫之勇之前，倒不如尝试着笃行慎思一番。

新的一年，愿南墙诸君带着反省的眼光观察世界，用自我实践的方法做出改变，继续耕耘自己的事业，并以此追随世界的美好。最后，我怀着无比谦逊的内心，感恩过去的2011年，感谢南墙，感谢所有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人和那些故事。

2012 你好，祝幸福！

台北不是我的家

文■馬軍

台灣，對於像我這種在大陸的“憤青”來說，存在著一種類似鄉愁的東西。09年6月8號，我即將大學畢業的時候，曾經寫下這麼一段文字：

“我上辈子是台湾人，我经常这么说。

如果说我心里有一片海，我可以去青岛读海洋大学，可以去大连读海事大学，可以去秦皇岛读燕山大学。然而我还是来厦门了，因为这片海，叫做台湾海峡。

和所有厦大学生一样，我经常站在白城，只是我看到的不是海，而是台湾。我惊讶于对岸的中国人能够有如此多的热情投入到自我的管理，而我这边，却充斥的形形色色的假道义和二狗子。也许只有在那边，才能找到我今生存在的意义。

于是我考厦大台湾研究院，然而没考上，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考验我。

两岸以后会走到哪，我不知道；台湾会在我生命里留下什么印记，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台湾之于我，是蓝色的玫瑰花，这朵花我读了四年，才开始读懂。”

說實在的，阿里山日月潭太魯閣，台劇台妹檳榔西施，這些東西對我的吸引，遠不如各種選舉 call-in 節目來得更深刻和直接。我們在大陸，每天期盼的事情，在台灣，那個我們從小被灌輸為“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寶島，已經確確實實的成為了現實。在台灣，領導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作威作福，而是要到市場巷弄里和每一個民眾握手鞠躬；新聞也不是每天報喜不報憂的光榮偉大正確，而是不厭其煩的對政治人物各種冷嘲熱諷。人總是把有好感的任何事物想像成完美。於是乎，像我這些沒去過台灣的人，對台灣便有了如此的想像：那邊民主成熟，法制健全，人民安居樂業，官員度日如年。從小處說，有不在少數的大陸人知道“全民最大黨”；從大處講，民國熱，整整在知識文化界熱了一年。去對岸看一看，成了不少人的夢想。生活家們想去體驗一下偶像劇里的生活，而像我這種偽思考者，便處心積慮的給自己找一點來台灣的深刻的理由，於是，11年9月4號，飛機起飛前半小時，我在北京機場寫下了以下的文字：

“現在的中國，嚴格意義上，現在的大陸，是否病了，病成什麼樣子，病到什麼程

度，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然而健康的中國應該是什麼樣子，恢復到什麼樣子才算健康，我想，對岸應該給出了樣子，每一個到過對岸的人，內心都會將在那個島的感悟作為衡量自身社會的一個標尺。那麼好了，我們知道自己病了，也知道健康的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那便只剩了一個問題：怎麼將自己治愈成健康的樣子。

我想，此去求學兩年最大的意義便清晰的很了：去尋找藥方！我內心的聲音這麼告訴我，即便我知道，歷史上無數的知識份子都曾因此將人生過得無比悲劇。然而，在登機之前，我還是用胡適的一句話為這篇文章結尾：等我回來，一切都會不一樣了。”

然而，不等我回來，剛到台灣，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從遠遠圍觀，到身臨其境，新鮮感豐富的很，失落感也直面而來。這個地方，和我們想像的，並不完全一樣。和想像的一樣的是，在這裡，捷運里整潔有秩序，公交車司機禮貌熱情，滿大街亮眼的台客台妹。但是，原以為政治熱情高於我們的台灣人，對大選的關注，卻遠不及我們這群外人；原以為呼風喚雨的媒體，本是強力的第四權利，來了之後卻發現，台灣媒體的新聞報導，往往幼稚的讓人噴飯。再說硬件，號稱全城 wifi 的台北，其實並非那麼方便，而手機費率甚至比大陸還要昂貴；傳說中繁華的台北東區，鋼筋水泥的密度，也遠不及北京上海。至於台灣人引以為豪的夜市文化，也實則是千篇一律，不管哪個夜市，基本上也都是米線雞排蚵仔煎，珍珠奶茶芒果冰，千篇一律的很。

像極了追隨了多年的電視劇，終於看到最後一集的時候，竟然得到一個和自己不一樣的全劇終。這難免不讓人失望，也更讓人思考。畢竟，是我們這些外人，突然走進了他們的生活。台灣人對生活的感覺如何，對政治的熱情高低，對媒體的關注程度，與我們都是無關的。如果我們對這些現象還有自己的微詞，那只能說，是我們的心態出了問題。我們都以為來到民國是來到了自己的前朝，卻不知，現在的民國，已經變成了自己的鄰居。我們要做好當客人的準備，甚至，當外人的準備。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總統辯論，沒有全民開講，沒有全民最大黨。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沒有煎餅果子，沒有南方週末，沒有郭德綱和王自健。台灣只是一個普通的地方，不管是欣喜過望，還是大失所望，都是我們的錯。不管我們對這個地方之前有多少的嚮往和憧憬，我們都是過客，不是歸人。所以，我把原本是想一頭扎進這個地方的心態，現在換成近距離圍觀，心情便好的多，看東西，也清楚的多了。

青丝散尽守梧桐

文■五楼房客

所幸还去过南京城，尽管只匆匆两日之游；抚一把长江大桥上的灰，看一眼灰蒙蒙的江岸，听着总觉得不大对头的南京话。

建业、建康、金陵、应天及至天京，名字的变换意味着这里曾经的历史。在这里，紫金山两座陵寝隔空而望，三朝旧事竟在一座府邸烟过于眼。

繁华过，所以破落时，犹显悲凉。就好像总是最美丽的姑娘，才会让时光的印迹，显得残酷确凿。一城满满的纸醉金迷，才会让亡国的故音痛彻难当。

所以秦淮河和乌衣巷，会挨得那么近；所以一眼看去的南京，分不清是繁华中的寂寞，还是苍凉中的凄艳。

还是孔尚任《桃花扇》里说的好：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我看《金陵十三钗》的前一天，刚好看完推倒柏林墙一年前写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

历史在我们这一代应该是愈发清晰了，但太多的考据与结论，带着不同的政治注脚，总之我分不太清楚。或者你可以选择如我一样，安心做一个历史票友，有时冲动说上两句，冷静下来就看看清楚。

很多年前我醒悟了一点，在历史的外面看历史，永远也看不清楚。

我无法体会贤良寺那一晚李鸿章的思索，也不知汪精卫在沦陷的南京城头看着改进版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何等的心境。

啸帝说，你可以多去谈谈政治，少谈谈风月。

我只能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对风月，虽不如你，却总还有些论据。

对于历史，我一头雾水。

说说电影吧。

杜牧说：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接下来是玉墨总说的那两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在十二个女子并着一个守着承诺的小正太走向死亡之途时，如果我们回归历史，那惶惶如狗的南京警备司令唐生智已不知逃到哪里。

几百年前的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在溃败与无奈的时代里，有人说死亡是战争的必然，无关道义与否；有人说空间是时间的代价，无关气节与否。

但那一座空城，只几个烟花女子，在最后守住了中华的一点尊严。

作为男人，心情复杂。

电影里一句话很深刻：一群女孩和一群女人，谁的生命重要？

当然，玉墨的话给了一个粗浅的答案：如果妓女被强奸，她们都是风月场混过的，自然无所谓；如果学生被强奸，怕是活不下去了。

她追求的还是两全。

但电影里也给了很明确的暗示，去了基本是要死的。

其实我们到最后，听着最后一个妓女撕心裂肺的叫声，看着轰隆隆的卡车终于驶出了南京城，听着书娟的旁白用南京话轻轻的说着：

我再没有见过她们了。

我们是长舒了一口气，还是叹息，还是那种在心头绕之不去的惆怅。

我也不知道。

原著小说里，赵玉墨是唯一一个活过 1945 年的人。

她面目全非的容颜下，抛却了旧日秦淮的笙歌，抛却了不堪回首的故事。

在那个南京城的夜里，如果那一切都是真的，也许那旧日锦绣的花船会驶进她的梦里，南京城的梧桐树下会有一片灿烂落照穿过层层叶隙映在她清晰地回忆中。

对于她，青丝散尽，且守梧桐。

有一天，若我们去了那座金陵，且听潮声入耳，夜半空城。

都在說，無人聽

文■陳堃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到，有時候與人交流感到非常累。面對不同的人、不同的話題，這些「累」會有不同的樣貌。而我總覺得，在更深層次上，它們都有一張共同的面目，那就是我執。不好意思，我竟然又寫了這麼一個很專門、很傷腦筋的詞語。事實上我已經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來努力避免使用這樣的詞語。

既是隨心使然，那就從「我執」說起吧。

一次與人交流中我很隨口說了一句「我執」，對方馬上問這是什麼。我不加思索地就開始說，在我言語未盡之際，對方也不甘示弱地插嘴來說「我認為『我執』是……」後來深深的反省中我才明白，我們那只是交流的開始。不幸的是，剛剛開始的交流被我的情緒化打斷了。

多次經歷這種溝通挫折感之後我意識到，我們在與人談起抽象概念時，往往太過於隨意和着急。

隨意到在開口前沒有去想：天吶，我們在談一個抽象概念，我們在談一個千百年來的事實早已證明其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抽象概念，我們在談一個可能自己都不甚明了的抽象概念。而我們卻以為此概念之內涵完全是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樣，沒有想過對面的這個人可能完全不這麼認為。可笑的是，有時候雙方能夠圍繞一個抽象概念談論半天之後才發現（或者才承認）雞同鴨講的現狀，而「我們在交流」不過是一層幻象。我常常將此比作大家在吃同一塊三明治的不同夾層，津津有味地張嘴，滿嘴流油地談論，氣急敗壞地溜走。

着急到在開口前沒有去想：對方說出的可是一個抽象概念啊，他為什麼會在這樣的一個時間和場景中使用這個概念，他心中這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麼樣子，他之提出些概念只能說明此概念在他之心裡是什麼樣子，同理我回應此概念亦只能說明此概念在我心裡的樣子，我們需要在此時此境中就此概念之內涵達成一些共識方才能夠交流……我自己曾經無數次地犯下這樣的錯誤，也看到無數的人無數次地這麼做。最終的結果，糟糕者甚至都無法真正開始交流，稍好一些也不過是像我以上所說的「津津有味、滿嘴流油、氣急敗壞」三步曲而已。

人類社會越發達，就有越多的抽象概念產生。我心中有多得數不清的抽象概念，現在使用起它們來可謂是小心謹慎。且以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而言：中國哲學殿堂之門我尚未進入，西方哲學於當下之我更是陌生。早年無知且無畏之時往往以諸多概念類比攀附，如今想來真是

可笑（不過我倒是很容易原諒早歲年少輕狂時所做下的錯事）。一日有人問我對於「巖中花樹」的看法，我簡單說出自己的看法，對方以一句堆砌着諸多西方哲學名詞而且很是拗口的話接着問我，我只好實話實說，我真是看不懂那句話在講什麼。我經常覺得，許多原本很清楚明了的西方詞語，翻譯到中國實在是味同嚼蠟，因此我很佩服那些能夠把翻譯過來的抽象名詞玩得很轉（起碼看上去如此）的家伙。

我現在的選擇是：面對抽象名詞，要一再向對方確認此概念的內涵，直到確認我們是在談同一個東西。哪怕這個過程要花很久也值得，否則接下來又會雞同鴨講且不歡而散，那才是真正的浪費時間。在我嘗試確認概念之內涵時，我也在心中完成了一重要轉變：我與他不同，他與我不同，因此我們需要交流。將我們所談諸多概念放到一個共同的語境中來，暫時性移除其「異」，關注其「同」。在由「同」建立起共同的交流場域環境之後，「異」將被自然且順暢地引入。

以上所述表明，藉由互相不明內涵的抽象概念來溝通之艱難甚至不可能。下文簡說只有人說、卻無人聽。

前幾天我看到兩位朋友在微博中的交流障礙，既是因為對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起，亦是因為自己只顧著着急說話說而起。而在微博中時常看到有人寫錯字、寫錯標點等等，亦會讓我再次想起：是不是大家都太急着表達自己了？！

記得今年一個陰冷的雨天，我在長沙讀《孤獨六講》，讀到關於「每個人都急着表達，卻沒有人在聽」這段時，心底不禁生起一股悲愴感。那時我只是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如何如何，別人如何如何，卻沒有意識到，原來自己正是這麼一個「急着表達，沒有在聽」的人。在本文寫到一半時，正好到了午飯時間，我非常痛苦地離開電腦去吃飯，吃到一半又回到電腦前接著寫。於是我問自己：如果這篇文章是寫給自己看的，我會這麼着急寫完它嗎？

這不是很諷刺嗎？一邊反省著「有人說、無人聽」，一邊犯着這樣的錯。於我而言，這是更深一層的矛盾。

「無人聽」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存在。在我這裡，它不僅指不聽別人說話，也指不聽自己的內心。這已不在本文想要表達的範圍，我想我還是應該回去吃飯了。